

南方草木狀

果 庵

竹

窗外細竹漸成叢了，這兩天雖有嚴霜，葉子有霜凍得發冷，但究竟太陽一出來就乾了，想到古人朝露二太，頗有人生的哀感，而且我也許不久就要離開這竹叢，到另外的地方去覓暖溫，不知道細竹將繼續陪伴何人？要是果真如我所聽說的那樣，新來的人將在牆上開個小門，這竹叢也許遭到鋤刈，我不免有點澹々的悲哀了。

我這院子真是沈靜，在許多洋式房子之中忽然有這麼一角，小小的院落，純粹中國式的瓦屋，冬天陽光照在紙牆上，可以不時看々中午以後的影子斜到什麼程度，於是便直覺的斷定，這是第幾時上課或者下課了，房子裏雖然因為進身太深而陰寒，到底是可愛的，而且在房後正有一株成長起來的梧桐，秋天落葉打到瓦上，在辦公桌邊也會聽着一個微々的聲音，這就很有意思。陰天亦復可喜，什麼全是潮潤的，連墨都磨得不能磨厚的樣子，寫到紙上總是淡灰的，好像天邊那朵雲，不下大雨也有濛々的霧，荷花紅裏雖沒有開過花，葉子被雨淋得低着頭，使人起着矜憐，這時候，竹子一定是彎腰下去，連老幹也直不起來，空氣稍微微濛濛些，麻雀立刻赤赤的飛出來，這些小東西在雨中不知到那裏去，不要說是小孩子，即我也不免為牠們發愁。對於春天的晴好，我也希望，可又不大希望，晴天必有

從泥土裏蒸出的熱氣，混合着發霉氣味的潮濕雨氣在周圍，這會把人弄得快且耐倦的，幾乎一直睡下去才好然而遠處黃揚的葉子，近處竹子的新葉都跟隨更的長起來，一點也不使我們注意，可是到該的靜聽得比花還好高的突然過了清項而且多得數不過來的時便不由有驚喜之意。除去我窗外的竹以外，他處也有，每天至少去一二次的窗外是滋生音可驚邪的新蘆，像池塘我住々幾天不去，那蘆怒的樣子是出於晴天竹給予的。

窗前景是塊不整齊的草地，似乎有人種過草皮，許久不經修剪，就算是已經荒蕪無能，只是地方太小，又緊靠了高得怕人的灰色牆，用這種詞藻，有些不相稱。種竹也有三年了，日子快得可怕！我以為竹也象樹，會細小的竹杖，很大的，對於人來那些不久就會有翠綠的一半一半的影子，這在北方人是多麼可喜的事，中山公枯黃的竹也只是一般，而且到冬天就自己夢想了，而又遠在天涯，如今不想了，自己也在住有竹影的窗的屋子，後和幼年在某鄉社戲時買回的竹帚一樣，想看看什麼是社戲時買回的竹帚一樣，只可成幾縷雲霧翹光那樣大的毛竹，只好到杭州去看。朋友也未嘗不想種幾竿像樣一點的竹子，無奈竟無處覓

到，這一年好像長得很不好，有好幾株是死去了，第二年已竟活潑得多，我開始為這區々的生氣欣悅，到去年和今年我為驟然長出茁壯健而挺拔的幼竹所驚異時，朋友又離開這裏了；我為惋惜這不快樂的分離和珍重我們的交遊計，對這幾枝長得更為繁茂的叢叢愈加有了珍愛之意，我怕珍重了了他，我怕有人隨意來折他，我願意看葉子一天比一天多願意聽深夜竹露的清響，願意受風吹來時颯々的清響竹已作為朋友而存在，不是普通的存在了。恰如朋友的寫字台，墨水缸，以及一枝寫字的筆，都還保留在原來的位置，我寧願忍受自己的不便，仍要永遠保持著朋友所留下可以代表他的故事的幾件東西，雖然朋友也並沒有去。

這街道處境太不好，狹隘而難觀，小巷中混合着牛糞氣，淤塞的河道泛著暗綠的濁沫，茅頂的，破銅鐵頂的破破爛爛的家，充滿醜惡，這些人也都不懂什麼是禮貌，生活永遠在靈聲中混着，孩子們到處大便，有洋車經過就追在後面，你媽你媽的荷々罵個不休塗了半個人人大喝一聲，才退回去，而走時時永遠覺得橫在路心玩着跳房子之類的頑童們也，繞過去小心地，還免不了接收他們的怒目，這也算江南嗎？我每以為江南兩個字只是說々罷了，可是坐在窗前的，確是另外的世界，有時連窗簾都沒有而天空卻流着一架雲，因又想起有一兩個走到三兩兩的事，這名字就有一點滋味，那兒沒多少人，雖然在城內，還是水田和竹園多，秋天日子最好，可以避避那綠的庸俗物都死去，竹林很自然的一簇簇的立在遠方，連稻田的水也變作雲團了，我們正可用極目兩個字，寺院被圍在竹林的彼面悠長的鐘聲亦可遇，然不甚多，我

有一個朋友住在此處，叫作古松里，我松實在沒有，倒在門前有一潭清澈的池水，他的孩子寧可不去上學，可是非捉蝦釣魚不可，我覺得他住的地方很理想，望遠處的竹林也不過三五百步樣子，也許是晚上的竹林也，因為太僻靜，但那算什麼呢，不用說連雨都都沒有，即使失了東西，也比我住的所附近天天呼吸牛矢及小兒大便味氣有意義得多，然朋友終於還走了，我很少到那裏去，人生流轉，還如何但竹園是無論怎樣也離不開呢。究竟是誰無竹便俗，如東坡所云，不敢說。在黃岡是可以建造竹瓦的樓，聽雨聲與敲柴皆有雅意，在北方就難了，只有在讀交時想像。這種竹瓦樓也不知道是那裏有，反正我這裏也是沒有，用芦席覆在寒險的柱木上，把怪難看的灰瓦片羅上去，連石灰都不，這真真謂最單單的建築了，有人形容這種房子是倒在床上可以看見星光的，恐怕是事實，冬天沒烟火，外面降落雲雨，又潮々變成冰，在昏暗的古屋裏幾十以為是人人讚慕了，於是對於竹樓更為憧憬。比較好只有夏天的竹版與竹席，乃是特殊的享受，但眼前是多至節那不足盡了。

梧桐

這裡，人們對梧桐並不怎麼珍愛，秋天桐子落下，春天就變北方的榆柳一般生起來，疏々幾個肥大的葉子，秋天一進墮下枯幹，又々，如梧木似的很枯枝，小孩子一見便樹子就爭拾，放在罐頭筒裡，說是炒了很好吃，我不免又想到生活的事情上去，心情確有不易平靜之感了。有一種法國梧桐，是種在馬路兩

旁的，從漂亮的銀色樹幹上分出比中國梧桐更有綠意，走路人一定不知為什麼我還是喜歡中國梧桐。高大不傲慢，葉子也不那麼聚成一叢叢好，像專為給人遮蔭，而實際上他的蔭是更有意義，開開樓窗，正對着那些掌狀經雨的葉，把霧一樣的細雨聚成一滴滴的，也許不願再用聽覺，而專憑視覺的，也許不願再用聽覺，而專憑視覺的，也許不願再用聽覺，而專憑視覺的……

這種愛好也許不僅是我，你看，院中許多梧桐都有人刻了字，有的是年代，有的是人名，年代有早到民國十年的，新式一點就是「一九××」，刻字的人都不知分散到那裡了，院子也由學生宿舍變作分租的住宅，紛紛污濁，地上有雞鴨糞和泔水，水井旁邊老是聚那麼些說話與行事都不惹人快感的當地女人，猶如我所形容的街道，正是不可多得的調和，生在這裡的梧桐，看了三十年的滄桑，想會把雨露當作淚珠垂下來的。

得啣啣地響，雖然不是白楊蕭蕭，下有陳死人，也是很夠人禁受的，小孩子不懂，只好叫做怕鬼罷了。上大學時，課室前邊櫃檯整齊齊的一列小的梧桐，枝幹伶得可憐，轉瞬四年似乎不曾見他就凋落，春天很遲的才發芽，秋天很早見他凋落，想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的話，青年人心裏滋生着一點輕輕的傷感，如今不知那些樹已如何，可惜沒有如此地學生一樣，刻了字在上邊，供後來者的憑弔。今日看見隨處都是梧桐，似喪天，昔日對於他崇敬的意思，然而我的簡陋的居室後面，正有幾顆不經意的種子長起來，三年之間，已是亭亭如蓋，說得雅些，我卡嘗不可自誇為相陰富主人什麼的，我豈不應感謝這一點天賦？因為那院落充滿一種灰色可厭的血，不論種什麼，都是被他交死，偉大的梧桐，畢竟戰勝了他，而使我增加一點綠色的安慰。

冬青

這是有過慘痛歷史的樹，厲太鴻南宋雜事詩：「故宮遺見舊冬青，一塔如山雪涕零，欲認多魚香骨寒，更從何處叩英靈！」楊建真加把南宋諸帝凌辱發掘了，又築塔鎮壓，帝王的末遇，總是這麼悲哀，一位詩人收盡了殘餘的骸骨，在上面種了一株冬青，便成為詩人歌詠的好材料。沒有到過淮水以南的人，不很明白冬青是什麼樣子，這名字就不免生疏。其實乃是平常的樹，而本草又有「女貞」之稱，蓋亦稱謂他經冬不凋之意。尖的葉子，冬天就有紫褐色的果實，像天竹似的，在暗中中蘊立着，沒有松柏那麼森然，可是也算有些骨氣。近來都是將他當作牆壁，成列的種植着，上面更得平平的，乃變為裝飾的物事，很容易令人疑心是外洋傳入的品種為什麼不許他長大呢？我每多青難過着。

在江南經冬不凋，却也不算稀奇了。野田裏有青々的小麥肥茂的蠶豆，向陽的地方草色永遠那麼綠，秋多江南未凋，還不能盡其致。廣東新語說冰云：「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凍東風解凍之說。……即或有微冰，輒以雪或有微雪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解者。」江南雖有冰雪，然較之淮北，大不相同。對於沒有寒冷較之的地方表示耐寒，意義當然要折扣，即松柏在此，殆也英雄無用武之地耳。冬青是如此，另外還有一種黃楊，人們對於他的待遇和多青一樣，莖鬱，像前面所說，遇暴則厄，殊不可信，可是長起來不甚快是真正的。本草綱目說得很好：其性遲長俗說生長一寸，週則退，今試之，但周則長比較的小，我見冬青到處都有黃楊則面恰有一株，被花匠剪成頭整齊的圓形，看上去很自然，尤其一陣春雨過後，暗綠的葉上浮出嫩黃的圓形，整筋的圓形破壞了，花匠又要帶着巨大的剪刀來裁飾，不免在心上增加若干惋惜，夏天多雨，又有一種黑色的葉子，將葉子吃得精光，比冬天凋落葉子的樹更顯憔悴，生活困難除虫菊粉和火酒之類的藥品，不易得，眼着毛虫變成蛾子，產出第二代的卵而束手無策。這時就有些恨他太頑強，爲什麼松柏沒有蟲子寄生呢？花匠又來了，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

「第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人疑心是外洋傳入的品種為什麼不許他長大呢？我每多青難過着。在江南經冬不凋，却也不算稀奇了。野田裏有青々的小麥肥茂的蠶豆，向陽的地方草色永遠那麼綠，秋多江南未凋，還不能盡其致。廣東新語說冰云：「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凍東風解凍之說。……即或有微冰，輒以雪或有微雪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解者。」江南雖有冰雪，然較之淮北，大不相同。對於沒有寒冷較之的地方表示耐寒，意義當然要折扣，即松柏在此，殆也英雄無用武之地耳。冬青是如此，另外還有一種黃楊，人們對於他的待遇和多青一樣，莖鬱，像前面所說，遇暴則厄，殊不可信，可是長起來不甚快是真正的。本草綱目說得很好：其性遲長俗說生長一寸，週則退，今試之，但周則長比較的小，我見冬青到處都有黃楊則面恰有一株，被花匠剪成頭整齊的圓形，看上去很自然，尤其一陣春雨過後，暗綠的葉上浮出嫩黃的圓形，整筋的圓形破壞了，花匠又要帶着巨大的剪刀來裁飾，不免在心上增加若干惋惜，夏天多雨，又有一種黑色的葉子，將葉子吃得精光，比冬天凋落葉子的樹更顯憔悴，生活困難除虫菊粉和火酒之類的藥品，不易得，眼着毛虫變成蛾子，產出第二代的卵而束手無策。這時就有些恨他太頑強，爲什麼松柏沒有蟲子寄生呢？花匠又來了，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用頂大的竹帚在葉子的枯枝上一掃……

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樹鬱山際，有可愛之態，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推其野不老，又不知其舊作小賦以歌之。」其實爲君子所惜也還是不行，或者生在山野，不愛工匠的剪裁，也許可以健全能，獨自珍做過叫做「病梅官記」的一篇文章，幼時讀過，似與此意相近。

梅

究竟有多少種梅，我還弄不清楚大約也如菜中之蒜。花中之蘭，雲種太多不易確定。春天最早開的是紅梅，十一月先開欲上海，「大庾嶺以南，不知是否小易春就放，長流沿岸大緻是無有，蠟梅雖在冬天開，也要十一月二月。這要看紅梅都到明孝陵，譚墓城內則小梅園，今天正好，有人從小梅園帶給我幾枝紅梅，插在簡陋的花瓶裡，說是案頭已有些春意，亦無不可。又有一種綠梅，其實乃是白色而綠，我以爲比紅色更有興趣。在北平所見的盆梅，不出數合花匠在暖房中薰製的，梅花極少看見，對於和晴先生一疏影橫斜的話，只有一層想像，因爲畫家總是會畫那麼幾筆枯枝，而且是有姿態的，若說實感，確是困難。這理好似比較不怎麼罕見生長得尤其率意。在李釋勉先生家小園裡看到一列紅梅，生氣勃勃，說是本來朋友送來種在盆裡的很小移植在地下不到二年，已竟如此繁茂，這又有點打破北人對梅的神秘感了。我很想在院裡種一叢竹或是梅，但那不是沒有空氣與陽光的所在，僅有一本枝子很長的玫瑰也敬不過環境中註定要生長毛蟲，越到開一朵伶仃的花，隔夜風雨，連落英都無下落了。例有一回，

種過一株碧桃和李樹，這原是很嬌氣的貴族，不到一年便死去，沒有其他辦法，讓凌亂與污穢統制着這角隅，夏夜雖坐在天非揮扇不涼，真是不適宜的地方。可是也好，我看見此地頭劣兒童將公家花木成把的折下放在書包裡拿回去便生惡感，無花正宜此厄，還是說：梅龍瓶梅尚未全放，不敢拿到太陽下面晒，要便開得壓些，隔幾年終采來的，快有四十天了而仍開得很好，老以為是這花和我特別有友誼，其實瓶子外面凋落的已不少；前年所說的李氏小園，從一寺院買得老蠟梅一株，據云蓋在百歲以上，那真有水與離落的逸致，我印證着幼年所見的畫稿，有種說不出的欣悅，這花久遠了，不知去年開得如何。冬日前春與友人到譚墓看梅亦不過三年前的事，林深鳥靜，只有遠處樵女呼聲梅花作包未放，暮的亭堂已竟毀損，鮮紅的油漆對着沒有窓的門楣，斷尾的石榴增人太息，梅花一例的大了，我們有沉重的感覺，大家不說話，如今朋友更遠去，與窗下竹叢均是留給我的懷想，作草木與生物自佳，幾處敗垣闕非，小桃無主自開花，這小桃頭不錯，比我們的遭逢強得多，況且又是梅花乎？

附記：查了植物名實圖攷和廣群芳譜等，知道結實的梅是一種，凌寒開花的是一種，春天開花的乃又一種。而臘梅却更在冬日，並且說，非梅之屬，以其多日開花，故亦同名。對於植物分類學不大知曉，亦無暇一考究，然這裡常見的則是臘梅與春天的紅梅，正式的多是臘梅，不是蘇州朋友也沒弄明白，只知蘇人種梅取實，乃一種職業，而不是

爲了伺候頭鳥的「老爺」們去觀賞者也。杜甫詩，「梅柳渡江春」，雖已爛熟，意境頗可愛，此梅所指爲何，希望植物學專家告訴我。

除 醜

春末夏初的花，在竹籬上，在牆頭，反正都是那麼冷豔動人，說是醜醜還是醜醜都難分辨，查書也仍舊弄不清，不過醜醜有黃色的，醜醜有那有呢？總是較少罷。我所欣愛乃是那種意致，以及由花帶而來的故事天氣等等。想起自己來到江南，正正四年，而茶齋一開，便是一個周年紀念了。季節雖好，日子是多麼寂寞，沒有朋友，沒有熟人，寄居在不甚相知的的人家中，處處要想到人家的便利。每天上班，只有望着樓外濛濛細雨生愁，離鄉三千里，本來開得一個人生是平常的事。蓋微和野山茶開得多茂密，月季也紅得可憐，偏是淚眼問花花不語的心情，所以直到最近，一看見花開還是惆悵。恐怕不免有人又要罵不能認清現實，殊不知乃是現實景物惹我悲哀也。如今牆外的蓋微已生了嫩紅的芽，春草年々綠，相去日以遠，想來想去人生總有點空虛。住房前面種竹種梅的事既不可能，有一日發現房東外院的木香已竟倒了，木欄都變了柴薪，「學子長出來，花尚未開，就和他說去，移進窗下，且搭了簡單的架，天天用心的把架來開，希望着，祈禱着，若是有滿架的花開，希來，在下靜設榻乘涼多好呢？豈知終於一日比一日萎縮，以至於死去。我們直到葉子都枯了還澆水，因爲問人說，移種的東西往土裏要死了再生的，後來澆水下去只是浮在土面，爲好奇心所騙，用鋤頭發掘一下罷，根子都已爛了，而兩只粗得像揪指的蟲子還

在咬著，小孩子挑出牠，咒罵着，用鐵器搗死，還不出氣似的拿腳踏，作父母的也氣得氣得滿足，應該是如此。木香埋埋好了，想着，沒有蟲子同許後生呢，然而到底失望。與這同樣，在臨近的學校中移植一株，就旺盛的活了，而院中也移植一株，花落，熱鬧又蕭寂，旁邊一株玉蘭，也是不聲不響的開了謝了，我們連消息都不知，等到聽人說，去，地下滿地堆着花瓣，燕子也在樓簷下築巢，好似時間過去久好了。世事如流水，從前我在窗外，那課室外面也有紅蓋微，非到舊曆四月不開花，多半風已止，小麥漸々變黃，昨天有人來，說學校早已沒有了，改成工廠。光陰在花的開落成長中老去，不知我這住屋舊主人飄泊何所，我沒機會再看望外的花，可很關心舊主人來看，滋長着。

瓢兒葉

清湖大蕪子詩云：「南京大好瓢兒葉，三個銅錢足飽餐，却笑清湖貧澈骨，開來寫向畫中看。」不知怎麼我對這詩的印象特別好，一似誇揚大瓢的「何處漂漂不是家，秦淮況後萬草華」一樣，覺得南京亦不無可以戀々之處了。今冬菜沒有，每天那錢足飽餐的瓢兒吃來，每天是那種淡而之味的青菜湯，平淡之後還是平淡，何怪我常々在吃飯時不高興呢？瓢兒菜大約也是鬆之別稱。可是冬天照樣青々的在田裏，不像鬆之必須入窖，或青菜之須鹽醃。在江南蔬菜中可喜愛者大抵以此爲最，別人的趣味也許不盡然，我是不打諍語。即如茭白，好像很嫩，實的也頗多，然我吃着總是乏味。多算得很好，可是這裡也不大生產，據說非得粗大的毛

竹才有，杭州一帶最多，於是此地就拚命貴，與遠在數千里外的北京竟無軒輊也。包心菜即洋白菜，甘藍即大頭芥，番州即西紅柿，這些北方都有，而且價錢一列便宜，不必提他。單々不知此種爲何不多種飄兒菜，我們學校除地上工人種的幾畦長得很肥；我極想他們一點吃，又不好意思，於是整個冬天不會吃此菜，這與到江南而不去蘇州杭州同樣是遺憾。蠶土名大豆，秋末種之，經多後，春初漸盛，至三四月已可吃，肥嫩更美於豌豆，北京是不大有的。忽然想到有一時期住在海濱，龍蝦會賣到一元錢一百隻，正是蠶豆將熟的季節，大家晒蝦乾，如許生命付之浪費，人類殘忍可驚，不免要有悔憤的意思。然這裡的人，也很喜歡晒魚乾，時間是幾尾，江魚大至數十斤，看了更可憐。風乾的東西說是別有味，但我是北人，對此殊不嗜，只是見許多老北人，對出魚反復刮着難過而已。吃魚自然是南中的便利，不過並不是係「桃花流水 魚肥」那麼有滋味，有感覺上的美麗，池塘之魚蓋甚劣，我每々是不肯吃的。對此則瓢兒菜蠶豆等似更有需要。這幾天 魚要上市了，北方不易得，肥是肥，價錢也有買五洋馬紗者流可以負擔，吃首宿的還是本色爲佳，苦菊春韭，均不易得，對於瓢兒菜豈容不更執着？

癸未花朝前在長江埠

×	×
×	×
×	×
×	×
×	×